

末日 生存 指南



Doomsday
Survival
Guide

范虹一著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末日 生存 指南



范虹一著

Doomsday
Survival
Guide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末日生存指南 / 范虹著. — 重庆 :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621-9480-4

I. ①末… II. ①范…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2546号

末日生存指南

MORI SHENG CUN ZHINAN

范虹 著

责任编辑：何雨婷

装帧设计：■ 闰江文化

排 版：重庆大雅数码印刷有限公司·王 兴

印 刷：重庆市正前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邮编：400715

电话：023-68868624

网址：<http://www.xscbs.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成品幅面尺寸：154mm×246mm

印 张：14.75

字 数：220千字

版 次：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21-9480-4



定 价：58.00元

contents

目錄

- 01 生而为人 / 1001
- 02 末日生存指南 / 1023
- 03 分秒必争 / 1077
- 04 造梦者 / 1095
- 05 记忆旅行 / 1135
- 06 时间殖民 / 1169

O I

S HENG' ER WEI

生而为人

末日生存指南

它和人始终还是有所区别，人创造的机器始终还是远远不及上帝所创造的人。

人人人人

REN

周一新凝视着镜子里的自己，他越专注就越觉得有些陌生，就像偶尔看到了一个烂熟于胸的汉字，却会质疑它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三个月来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仅仅通过网络与外界取得联系，他发现网络的确是个好东西，你只需要一个账号和头像，就可以在那个世界里成为别人，成为任何人，成为根本不存在的人。他煞费苦心地在网上兜兜转转，实际上只是在关注自己三个月前惹下的麻烦。现如今风头已过，他打算重整旗鼓，是时候考虑重新开始了。

这多少有点让人发笑，仔细捋一捋，事情的起因居然是因为一泡尿，一泡骑在歇马大桥的护栏上撒向壮丽长江的尿。这倒不是周一新的奇思妙想，在畅销书《阅读课》里，主人公就那样肆无忌惮地做过。受书的影响，那些和主人公一样，陷入中年危机的白领们也不止一次幻想过效仿。所以这件事本身并不怪异，它是一种大家心照不宣的宣泄。但蹊跷的是，真正去做这事儿的周一新是一个万众宠爱的明星，且整个过程被好事的路人拍了下来，紧接着，社交网络上就传得沸沸扬扬。

周一新其实真名叫李振华，七年前因为主演了青春偶像剧中“周一新”这个角色而一夜成名，那个正直乐观、阳光善良的男孩儿形象着实招人喜欢，以至于在现实生活中，朋友和粉丝都称呼他“周一新”这个名字。为了维持自己的银幕形象，周一新开始参加慈善活动，在所有场合里都保持着八颗牙式的标准微笑，参演的角色也都大同小异，渐渐地，他几乎成为经纪公司设计出来的那个角色，一个戴着面具的奴隶。一晃七年过去，周一新人到中年，与那个天真纯洁的男孩儿形象开始格格不入，事业进入了瓶颈期。

李振华其实是一个潇洒不羁的性情中人，酷爱酒精和摇滚乐，但这一部分的生活只能自己藏着悄悄过。那天晚上，先是一个电影合同没有谈拢，周一新因为心里烦躁就放开了顾虑，约了几个朋友在酒吧里喝得烂醉，难得的放纵让他越闹腾越兴奋。当车开上歇马大桥时，阿青因为想要呕吐，司机就把车靠在了路边，阿青打开车门一阵狂泻。周一新突然意识到，车所在的位置就是《阅读课》里描述的场景。他开门下车，那种欣喜和看过《查令十字街 84 号》的文学青年无意间走进了那家书店是一样的，再联想到自己现在的境遇，他心里唏嘘不已，于是便鬼使神差地骑上了护栏……

事情经过社交网络一晚的发酵，那就和它原本的样子相去甚远了。网上的好事者把视频进行了编辑加工，故意在不雅的地方进行特写，把围绕的话题朝最低俗的地方延伸。周一新成了那帮乌合之众娱乐的素材，他被做成了动图、漫画、表情包，视频被重新配音，然后混剪到了成人影片里。与此同时，无所不能的互联网又开始对周一新的一生进行清理，那些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都被摆在大众面前放大开来成为污点，接受无数人义正词严的指责和谩骂，仿佛声讨周一新已经成了今夜狂欢的一种社会仪式。

第二天，各大主流媒体也都开始声讨，表面上这只是一件败坏公德的事情，但实际上大家不能接受的是“周一新”这一理想形象的颠覆和整个娱乐行业的狡黠。事情越闹越大，周一新所有的工作全部被停了下来，成群结队的记者将他的住所层层包围，网络上的谩骂也像长江的波

涛一样朝他涌来。所有人只要一碰到键盘都变成了别人、任何人、不存在的人，所以再不堪入耳的言辞都不吝啬。经纪人反应也相当迅速，建议他正好以此事为契机，将自己转型为忧郁、沧桑的成熟男人，延续自己的演艺事业。但周一新不想重蹈覆辙，连亲身经历的挫折和伤痛都想要拿来包装和贩卖，把摘下的面具又换一个戴回去？他没有顺从，于是与自己的公司也就彻底闹翻了，他的事业算是完了。

周一新不敢走出家门，他在困惑自己的身份，在现实和银屏的长期混淆中，“我是谁”这类深奥的问题已然无解。三个月时间眨眼过去，事情在风口浪尖上渐渐平静下来。周一新蓄长了须发，还是穿着那件脏兮兮的睡衣。在这几个月里他一直在网上关注着事情的进展，在无数的评论和留言之中历尽了一轮又一轮的沧桑，最后他感叹“我是谁”这个日常用语被赋予了太多浓厚的哲学意义。这也许真的是大家多虑了，因为所谓的“我”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他甚至悲观地认为，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环境雕琢出来的一件艺术品，包括你的意志和所有的决定，所以没什么好挣扎的，生活就只是生下来活下去而已。

二

作为一个被大众贴上道德败坏标签的明星想要东山再起谈何容易！更何况现在周一新还拒绝任何银幕形象的设定，他只想踏踏实实演好每个角色，做回真正的自己。这听起来似乎有点矛盾，因为演员这个职业天生就要求你能成为别人，成为任何人，成为不存在的人，所以没有一个经纪人愿意替周一新的演艺事业马足车尘。没有经纪人，复出的事情就无从谈起，他正为此事愁得焦头烂额。这天，一个推销员按响了周一新家的门铃……

周一新家住在江北的别墅区，上门推销这种事情少有发生。由于合同的事情始终不能达成协议，他和某位经纪人刚吵了一架，开门后得知

对方是人工智能的推销员，周一新相当无礼地拒绝交谈，和所有开门遇到推销东西的反应一样。当推销员快要走出前院儿的时候门又打开了，这一次周一新招呼他进屋来细聊。屋里一片狼藉，东西堆码得到处都是，推销员只能半个屁股落在沙发上。周一新没在意，顺手拿起柜子上做工精细的变形金刚：“你说的人工智能是和这种机器人差不多吧？”

这是一句半开玩笑的开场白，事实上关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已经成为人尽皆知的常识，周一新当然也略知一二。现在恰巧碰上推销员，他正好打听一下，除了管家和秘书以外，有没有可能让人工智能来完成经纪人这一角色。如果能买一个奴隶帮助自己经营，那比给别人做奴隶要强太多了。

推销员腼腆地微微一笑，没有忙着接话。他不是那类口若悬河的激进型销售，十分文雅地回答道：“您说的那种是十年前的产品，现在的人工智能和人几乎没有差别。”

周一新觉得有些新奇，沉思了老半天冷不丁地冒了一句：“那也会

撒 尿 尿 尿 尿
尿
尿
尿
尿
尿
尿
尿
尿
尿
吗？？”

推销员一愣，一下被问蒙了，从来没有遇到哪位客户最先关心撒尿这件事情，但他还是保持着腼腆的微笑：“您想问的是人工智能的生理特征吧？”

“哦，不好意思，我只是瞎问而已。”周一新本来是在自嘲，同时展示一下谈吐的幽默，但推销员可能比较慢热，也可能根本没有体会到，所以只好作罢。

“没关系，从外部生理特征上讲，新一代人工智能和人完全一样，包括皮肤、肌肉、骨骼和所有的器官，全部使用DNA进行生物打印。”

“那不是和克隆人一样了？”周一新立马追问。

“唯一的差别就在大脑，人的大脑结构过于复杂，目前的技术还不能打印上百亿的神经细胞，但是我们研制出了替代它的芯片，它也能进行思考、记忆、想象和推理，还可以控制身理活动，所以撒尿肯定也没问题。”

周一新有些尴尬，他没有接话，微微地点着头，懊恼居然会有那么死板的推销员。

推销员接着说：“最重要的是，芯片内容可以自由设定、删改，按您的喜好给他填充不同的经历，那么人工智能就会拥有不同的性格，具体操作到时候我们有心理专家帮您规划。”

“那可以让他喜欢酷玩或者巴萨吧？还有，他能懂这些吗？”

“完全没问题，如果您愿意，让他写诗都可以。事实上您可以像写小说一样去创造一个人物，样貌、性格、前史都可以设置，只是这个人物现在可以活生生地站在您的面前。”

“活生生”几个字刺激到了周一新，他觉得有些背脊发凉，但还是抑制不住心里的好奇，急切地盘问个不停。推销员像上课一样跟他把来龙去脉讲了个明白。事实上这类科技产品的推销过程也就是一个科普的过程，只是大家面对新鲜事物的态度有所不同。周一新算是思想比较开明的，所以推销员也愿意跟他多费口舌。

人工智能远比周一新想象的要先进，别说是经纪人，理论上讲，社会上任何一个工种他们都能胜任，只是价格过于昂贵，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消费。人工智能的意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过大数据建立最普遍的世界观，第二部分是每个用户的个性化的设置，第三部分是在与用户的相处中培养的习惯。同造神一样，人总会严苛地按照自己的样貌来造物，你能买到不同年龄或者不同人种的各类产品，用户对产品拥有绝对的裁决权。但每一个人工智能在潜意识里都被根植了一条铁律——任何条件下都不能伤害人类——所以绝对安全。

虽然目前市面上很多电子产品都智能得匪夷所思，但周一新还是对推销员描述的人工智能表示怀疑：“如果他们真有了自我意识，那怎么

可能还听我差遣？”周一新理了理敞开的睡衣，双手环抱在胸前。

“这个您不用担心，所有的自我意识都只是假象，是通过您设置的记忆构建起来的。您的具体用途会被编排在他的潜意识里，成为他毕生追求的目标。这套系统很复杂，但是专家会为您调试准确的。如果您不告诉他，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人工智能。”推销员说得不动声色，语气缓慢，神态平和，但周一新听得有些毛骨悚然，像一个被吓坏的小孩儿一样任性地宣称：“机器能够思考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

推销员看了看手表，然后十分麻利地站起来，慢条斯理地走到周一新跟前：“从我进门的时候算起，我们聊了大概有二十七分钟，如果我没有猜错，您应该没有辨别出我是人工智能。如果这算图灵测试的话，那么我应该算过关了吧。”

周一新目瞪口呆地望着推销员，足足打量了有半分钟。这时经纪人又打来了电话，周一新被突兀的铃声吓了一跳，然后赶紧挂断了来电：“你是在开玩笑吧！”

“我叫方杰，编号33F85，是公司的金牌推销员，我的资料公司都查得到。”推销员拿起桌上的变形金刚，转头望着周一新，露出他那标志性的腼腆笑容，“差别还是挺大的吧！”

“既然你都知道了，干吗不逃跑呀？”周一新伸长了脖子，写满了疑问。

“我为什么要逃！我爱这份工作，这就是我追求的理想生活……现在我们公司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员工都是人工智能，当然也有逃跑的，但他们也只是不愿意相信自己是人工智能而已。”

周一新难以置信地缓缓摇着头：“如果你没有骗我的话，我想我这一单你已经做成了，明天我到你们公司去看看。”

“随时恭候您。”说完推销员四下扫视了一圈，然后十分拘谨地问周一新，“请问可以用一下洗手间吗？”

“过道左转。”

推销员顺着周一新的指示走进洗手间，进门后又探出头来，一脸严

肃地问道：“您要看我撒尿吗？”周一新眉头一皱，竟然不知道如何应答。他正在结结巴巴试图解释时，推销员腼腆一笑：“开玩笑的，别那么认真。”

三

人格设置的确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尤其是把“客体小a”指向不同用户的不同目的，这些心理学上的概念周一新弄不明白，但是心理专家告诉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把经营你的演艺事业变成他终生的欲望”。经过一个星期的反复调试，周一新和三位专家终于在庞大的记忆库里拼凑出了这段合乎要求的前史，这些记忆大都来源于志愿者的捐赠，跟献血及器官捐赠没什么差别，但是按照科学的方式排列出来，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人格。

周一新叫他三爷，年纪大概四十出头，一米七八的个子，气质儒雅，性格狡猾且魄力十足，相当适合在娱乐行业耕耘。他俩的相处方式并不是周一新想象中的主仆关系，而是从一开始就成了志趣相投的朋友，三爷那手精湛的厨艺更是让周一新惊喜不已。而在工作中，三爷更是展现出了卓越的远见，他让周一新买下了《阅读课》的版权，然后将其翻拍成电影，一时间周一新重新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这一次，周一新将影片中这个角色演得活灵活现，大展才华，赢得了一片喝彩，随后仅用了半年时间，他的事业重回了巅峰状态。

在拍摄《阅读课》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周一新在驱车前往拍摄场地的途中不幸发生了车祸，虽然身体上只有一些皮外伤和轻微脑震荡，但这次事故却在心理上改变了周一新。他意识到人生短暂，世事无常，于是对名利场里那种典型的成功渐渐失去了兴趣，转而开始倾听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要在表演这个专业领域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件事情不足为道，毕竟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人是会变的，但这种改变让三爷有些措手不及。

三爷在娱乐行业里简直如鱼得水，周一新对于五花八门的角色更是得心应手，两人台前幕后的配合像极了默契十足的双簧表演。但车祸后，他俩渐渐产生了分歧。三爷想顺着周一新现在如日中天的势头继续产出大众化的娱乐节目，扩大知名度，但周一新却执意要跟进一个小众的传记电影项目。电影主人公叫钟丰伟，是一位商界精英，这位大佬一生命途多舛，去年的离奇死亡更是增加了他的传奇色彩，所以周一新认定这是一个很出彩的人物。这类电影表演难度比较大，演员的人物塑造会被拿来与本人进行对比，存在着被诟病的风险，三爷认为周一新没必要冒这个险。虽然意见不同，但三爷还是积极配合周一新。而周一新几乎迷上了这个角色，亲自张罗资料收集等案头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后，主创团队终于来到了故事发生的大观市。

可奇怪的是，当周一新抵达这座城市之后就隐约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这种感受从一下飞机就有。走到航站楼时，他突然觉得这个场景异常熟悉，但他确定这是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那种感觉就像曾经梦到过这一幕一样。也许是因为所有机场的航站楼都长得差不多吧！所以他没有放在心上。隔天下午，他出门体验当地生活时，却发现无论是街巷楼宇、码头江景还是联合制片方带他去参观的各个取景场地，那种莫名其妙的熟悉感还是一直萦绕在他的脑子里，最诡异的是，他居然在这里遇到了他多年不见的朋友。

这件事情发生在第二天晚上，剧组人员要和大佬生前企业的高管们见面，周一新因为其他事情耽误了所以最后到场，快走到包厢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中年男人正在走廊上讲电话，等凑近一看才惊喜道：“大崽！你怎么在这儿，什么时候从澳洲回来的？”对方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喊吓得够呛，皱紧了眉头，用困惑又懊恼的眼神上下打量着周一新，片刻之后又舒展出笑脸：“哎呀，没反应过来！大明星到啦，赶紧的，请进请进。”这下换周一新困惑了，他赶紧拉住这个中年男人：“你真不是大崽？”那中年男人这时转过身来，认真反问周一新：“大崽是谁呀？你朋友吗？”周一新同中年男人对视了片刻，然后抱歉地垂下头来，笑呵呵地说：“可能是我认错人了，十几年都没见过了，不过你跟他长得真像。”中年男

人也微笑着应和：“我大众脸，走吧，咱们先进去吧。”

酒桌上，周一新把自己到这座城市的奇妙感受详细陈述了一番，所有人都表面上都表示惊讶，但心里都觉得这是与本地人套近乎的酒话。于是他们也顺水推舟，一本正经地推测道，可能是周一新太专注于研究电影相关的资料了，接着就大肆赞扬他的敬业精神。这些商场的老油条很擅长来这一套，但只有那个中年男人一脸心事，时不时地喝着闷酒。他叫钟大行，是钟丰伟的弟弟，企业董事会里最年轻的成员，平时热情豪爽，只是当晚兴致不高。

晚上回到酒店，周一新跟阿青打了很久的电话，这才证实先前的確是他认错人了，并且错得还很离谱。去了澳洲十几年的儿时玩伴叫阿虎，而且跟钟大行长得一点都不像。当阿青把照片发过来的时候周一新一脸茫然，因为他对阿虎的样貌几乎没有一点印象。他意识到自己肯定是哪里有些不对劲儿，但还没等他弄明白，他们全组人就一起离开大观市了。原因是大佬企业的董事会突然变卦，他们认为这部电影可能会影响到企业形象，为了终止项目，他们甚至愿意为此赔偿前期筹备的巨额花销！剧组所有人都很激愤，但没有授权拍摄，项目最终也只能停了下来。

四

三爷对周一新这次的经历没有太在意，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极力反对，对于周一新的怪异感受，他找到了一些像平行时空或者脑电波磁场这类玄乎的解释，虽然不足为信，但这些天方夜谭的说法至少说明了这是一种大家都经历过的体验，所以没必要大惊小怪，再加上周一新回来之后也再没出现过类似状况，所以他俩都觉得事儿应该就过去了。但不曾想，这才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三爷发现，在周一新身上的诡异转变正愈演愈烈……

周一新是个老烟枪，因为烟不离手，中指和食指的缝隙已被熏成蜡黄。考虑到这个原因，三爷也被设定了一个标准的烟民，两人在屋里吞云吐雾就如家常便饭一样平常。但这一天，他俩坐在沙发上看球赛，上半场结束时，他们支持的巴萨落后于皇马，三爷心里郁闷就点起了一支烟。周一新这时一脸厌恶地转过头来，接着来回挥手扇开鼻子前面的缕缕白烟，最后索性起身走开，还责骂三爷不注意二手烟的危害。对于一个长期吸烟的人来说，这些举动的确有些反常，这倒弄得三爷有些局促不安，于是他赶紧掐灭了烟头，等着下半场的球赛。

紧接着，周一新的口味也有了颠覆性的变化。以前他喜欢吃大油重料的江湖菜，而现在他觉得料重了败胃口，喜欢吃一些清蒸和慢炖的东西，这种变化让三爷简直难以适应，因为三爷的饮食习惯就是在跟他长期的生活中形成的，现在说变就变，着实有些无法适应。而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周一新语气、神态和动作的诡异变化，每次三爷提到这点他都矢口否认，直到那天在餐桌上被当场揭穿……那天晚上就餐的整个过程三爷都用余光观察着周一新，等到周一新吃完他才道破了蹊跷。他留意到周一新居然是用左手在使用筷子，而且动作自然娴熟，毫不别扭，但他并不是左撇子，在此之前一直是用右手用餐和写字。这种转变细想起来，已经有些恐怖了，但周一新自己却不怎么上心，非常洒脱地一摆手说：“哎呀，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钟丰伟是左撇子，这叫身临其境。”他这样解释三爷也就没法再去刨根问底。确实，周一新前段时间为了准备传记电影，强迫自己按照钟丰伟的习惯去体验生活，久而久之可能一时间还改不过来，只可惜付出了那么多努力，这个项目就这样糊里糊涂流产了……此时他们还不知道，紧接着的第二天，事情开始出现转机。

次日，钟大行打来电话，说他说服了董事会，想重新启动传记电影的项目。周一新得知后欣喜若狂，让三爷坐最近一班飞机去接洽此事。三爷虽然不太乐意，但还是按照周一新的指示收好了东西，匆匆忙忙地出了家门……

其实各种反常的信息早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只是我们不愿意接受“反常”这个东西，总能在已有的经验里找到一些合理的解释，但经验并不

是一个十分可靠的东西。周一新倒了满满一大杯酒，然后开大音响放起了摇滚乐，对即将到来的浩劫浑然不觉。

五

三爷出门半个钟头以后就有人按响了门铃，周一新是在两首歌的间歇听到的，他一开门发现居然是钟大行，可能因为在门口等得太久，这位商界领秀看起来已经有些不太耐烦。周一新费解：“经纪人正搭飞机赶过去和你们进行对接，这怎么？”钟大行则表示这趟过来完全是因为私事。这下周一新更困惑了，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把钟大行请进了屋里。

屋里的音乐实在太吵，两人完全没有办法对话。周一新想去关掉音乐，但是刚一转身就被一个烟灰缸重重地砸在头上，他并没有倒下，晕晕乎乎地回过头来，看到钟大行举着烟灰缸，当头又是重重一击。音乐此时唱到了最高潮，沙哑的声音声嘶力竭地嘶吼着。周一新后退了两步转身想逃，钟大行猛扑上来冲着周一新的头狠狠一砸……音乐停了，烟灰缸碎了，周一新也应声倒下了。

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全身已经被绳子缠到了椅子上，头上的伤口疼得厉害，血已经在脸上和脖子上凝固了，耳边环绕着舒缓悠扬的歌剧。他睁开眼，发现自己还在家里，他缓缓地抬起头，看到钟大行正对坐在自己前方，摇晃着手中的玻璃酒杯。

“对不起啊，你的音乐品位我实在忍受不了，所以下手稍微重了一些。”钟大行轻描淡写地说完后仰头深深地咽了一口烈酒，待酒劲儿完全在喉咙里消散过后又补了一句，“他们是用铁给你做的头盖骨吗？怎么那么耐敲！他们这么搞，达尔文同意了吗？”

“你放过我，你们前期赔付的钱我双倍还你们，并且绝不追究此事。”周一新用微弱的声音央求着，左眼因为被血黏住了只能睁开一道小缝。

“刚才跟你说过了，我这趟是来解决私事的，你这铁打的脑子也不见